

## 轉

那年我剛好十二歲，住在台東偏遠的東河鄉裡，正好碰上國家實行說國語的政策，一律嚴禁說閩南和客家語等方言，如有違者掛上狗牌。牌子上寫著：「我說方言」四個大字。東河國小是個小學校，一到六年級正好六個班，我通常只在考試的前一天晚上看書，第二天總能拿第一名。當然，除了考試那兩天，大家都只知道玩，不過最近講話要特別小心，別說了方言，被正掛著狗牌的「鬼」聽到，那下一個站在訓導處前面的倒楣鬼就是自己，而且還要不斷的尋找下一個替死鬼。也該得意忘形過了頭，活該遭到懲罰，幾個蘿蔔頭圍在一起充當大人，學著大人用三字經當語助詞，「幹」字當頭，才能夠帶得出底下完整的一句話。不巧，我「幹」字說的比其他人大聲點，被「鬼」聽到了，而且還是隻原住民鬼。不由分說，瘦小的我立刻被強拉到訓導處，「鬼」高興的叫：「找到說方言的人啦，這下子，我不是鬼的啦。」完全不管我不斷的辯說：「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，其他人也有講啊～。」訓導主任出來，迅速的取下牌子，斥退了剛還陽成人的「鬼」，也不問任何原因，就替我掛上了牌子。

看著同學從我前面嘻笑蹦跳過，漸漸的，我羞紅著臉低下了頭，只能用「鬼」眼的餘光，偷瞄著周遭來來往往的「人」。上課鐘響之後，一切都變的安靜。鬼也會濕透衣服嗎？台東的夏天，還真是熱啊！天空真是藍，蟬聲真是響。突然旁邊一陣淡香傳來，穿著淡藍碎花洋裝的白老師，慢慢側蹲下來用字正腔圓的話問我：「怎麼連你都會在這呢？」我低下了頭…無語。之後隱約聽到：「…可以讓他回去上課了吧！…」雖然我一直到黃昏放學後，才能「還陽成人」，可是卻絲毫不記得那天發生的不愉快，只記得白老師的長髮和那一地的淡藍色碎花。

我十九歲時，落榜流落在台北南陽補習街當難民。晚上上課之餘，覺得氣悶，夥同難民一塊到公館夜市逛街。窮學生自然不買東西，卻喜歡看看新奇的東西，而且我也可以順便練習說「台語」，自小到大我的閩南話說的就不是很「輪轉」，逛到一攤賣衣服的前面，正巧被老闆聽到我用蹩腳的閩南話在說話。

「掛目鏡ㄝ，恁來濟勒。」

「蝦米代誌？」

「恁是唔是台灣郎夯？」

「是啊」

「恁！逼挨喔（悲哀）！做台灣郎，昧曉貢台灣調。」

當時老闆說的很大聲，使我很感到羞愧，好像犯下了大罪一般，沒有說任何一字，便趕緊逃離現場。坐公車回去時，使我感到異於平常的難過，但卻不知到是為了什麼難過，直到幾年後，我才看到同樣身為客家人的作家鐘理和憤怒的說：「…是什麼時候閩南話變成台灣話了…」，我才心臟突的一跳，明白了多年的癢疥由來。然而，我的閩南話卻已經練的非常地道，客家話反而不太會說了。

今天我剛滿三十三歲，學校有八堂課等著我去上，面對著一群正處於叛逆期的國中生。上課寫版書時，底下傳來嘖嘖的講話聲音，轉頭就看到王國升在逗弄

前面的同學。

「王國升，不要說話，你到底要不要認真聽課啊？」王台生說：「啊～啲啊，就粉無聊ㄟ。」

「假如你不要上課，就出去外面。」

「好啊。」

看著他不在乎的離開座位。我心裡想起上次另一位老師也叫他離開時，就真的跑出去，直到第二天才回來。身為導師的我，不能讓他再這樣下去。

「站住，給我回去乖乖站在後面上課。」

「恁北謀尪你信道，恁叫哇按抓就按抓喔，謀恁是敢～卡哇按抓。」

這時全班的同學都瞪著兩隻眼睛看我要怎麼處理這件事，我心裡明白，處理不好，老師的權威喪失不說，以後再也休想帶的起這一班。

「老師現在是現在好好跟你說，難道要記你過、請你父母親來你才會聽話是不是。」

「哇啊啲差啦！宰你爽！」

看他一副吊兒郎噹不在乎的繼續走出去，我再也難以抑制我的怒火，衝過去到他面前。

「恁尪我檔列。」看到我突然有大動作，王國升神色閃過一絲驚慌。

「現在我給你兩條路，一是你自己去找訓育組長報到，我就不記你過和找你爸媽來；二是給我到講台旁邊罰站，站到今天所有的課全部結束為止。」

終究在我的極刑威脅之下，他自願去找訓育組長。接下來的課就容易多了。

下課之後，拖著我鬱悶的心回到辦公室，遠遠就看到了一個人站在訓導處前，同學圍著他嘖嘖喳喳的在喧鬧著，我走到可以看清楚的范围內，才終於看清楚王國升的胸前掛著牌子，上面寫著：「我不守規矩。」

「導仔，我不是怕你找我爸媽來。而是家裡只剩下阿嬤和我，我不想阿嬤來學校。」

看著他紅紅的眼眶，我嘆了口氣，走進辦公室想讓組長拿下王國升的牌子時。組長卻說：「鐘老師，恁看哇這勒新主意麥賣哦！」